

時出先生撰

孔教認識

念壹敬署



念壹敬署



孔教認識

時出生撰

孔教認識

今人或謂釋道耶回是教。孔子則道也。非教也。此說與中庸未合。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言道與教之名義甚明矣。

時
鐘
藏
書
印

鄭康成中庸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謂教。」鄭氏之注亦甚明矣。

蓋人皆稟受天命。但五常之性。不無偏勝。或
仁。或義。或禮。或信。或知。其度不同。而率循以
行。則道亦不同矣。或行仁之道。或行義之道。
或行禮之道。或行信之道。或行知之道。見仁
見知。各異其端。而不相爲謀。則天下之人不
能大同矣。乃有聖人修以爲教。

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教字之義如此。聖人修治不同之道。致之中和。而廣施於衆人。衆人則放倣聖人所修。而大同於中庸。此爲聖人之教。故教者。聖人修治道之各端。而用其中於民者也。

聖人爲誰。孔子也。中庸所云修道之謂教。卽

孔子之業也。何以知其然。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鄭云。中庸記中和之爲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以是知中庸修道之謂教之爲孔子之業也。然則謂孔子非教可乎。不可也。

道也。教也。皆名也。名者。義之鳴也。名不正則

義不定。何謂道。何謂教。其名不可不正。子路問孔子爲政。奚先。子曰。「正名。」今讀中庸。道與教之名固已正矣。不待世人之煩言也。未修爲道。旣修爲教。義固定矣。儻謂孔子僅傳未修之道。不立修道之教。可乎。不可也。果謂孔子道而非教。又謂釋道耶回皆教。則

孔子之道。有待於修。必釋道耶回而後爲教。孔子既非教。則無所施於後世。不足使後世效。必釋道耶回所施。而後足效。可乎。不可也。且學者須知中國之文之源流也。不然。無以正道與教之名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歷二帝三王。以至春秋之世。其

文

間二二三十年。不但歷代異文。亦且列國異文。孔子集歷代列國之異文。擇其義之正者爲雅言以作經。於是有孔氏之文。孔氏古文見許君說文序及秦始皇二十六年。滅盡六國。三十四年同文書。設挾書之律。至今二千一百五十年於是有秦文統一中國。乃使博士易經孔子爲秦文。而流至於

今此中國之文之源流也。故中國之文本於孔子之經。夫孔子正名爲中國萬世之治本。孔經之名乃正名也。其義則經義也。

抑學者尤須知萬學之有繆譯也。老墨名法諸子百家。時地不同。文義各異。歷秦漢而文字與孔經同者。因假孔名以繆譯之也。儻持

老墨名法諸子百家書之原文以示今人。其誰識之。方繙譯之際。假孔名以易彼名。其義之不相當者夥矣。以不相當之義而誤爲相當。更習於彼義而忘失經義。或竟以亂孔子所正之名。則爲今世之亂源也。緣正名之經義非假名之彼義也。至於梵文伊斯蘭文希

伯來文諸書。尤甚矣。其易爲孔文。在漢魏以後。況不皆直接繙譯。太半繙譯而來乎。假名彼義。孰果深究。

今當據中庸之義以正名。曰老墨名法之類。皆是道。孔子本儒道以修各道。集大成。致中和。施萬世。使人效。方是教。釋道耶回之類亦

是道。皆可並行於孔子之教。夫如此而後名正。名正則義定。夫名之不正。亂之源也。孔子謂「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觀於此而益信矣。夫是故誣孔子非教者不可也。夫道不一端。各不相謀。孔子獨修之。致之中以立大本。致之和以立達道。致中和而用之。

以爲中庸之教。惟其中之爲大本也。故各道爲端。惟其和之爲達道也。故各道爲異。惟其由於大本而成達道也。故可用而爲教。位天地育萬物。在此教矣。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未修之道也。孔子執其中以修之爲達道。不倚不流。而後可用以上施下效。此爲孔子

之教。中庸其至矣乎。此之謂也。知道味者在
此教也。此孔教也。

天生德於孔子。將以爲木鐸。學無常師。聖與
多能。大哉博學。無所成名。子思尊之曰。「唯
天下至聖。」曰。「唯天下至誠。」蓋始則自
誠明而爲至聖。終益自明誠而爲至誠。至誠

下

如神而爲教。內省無惡。相在不愧。潛伏孔昭。顯德辟刑。日月也。無得而踰焉。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曰。丕學上達。知我其天。文在茲乎。天下孰宗。

中庸謂孔子以至誠立天下之大本。鄭注謂大本爲孝經。孝經謂孝爲聖人之教所由生。

六藝論謂孝經孔子所作。夫孔子立教。在於作經。經以出義。義以明道。道以成教。孝經。孔子之教經也。孔教之大本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言孔子之聖。能作易經。作詩經。作書經。作禮經。作春秋經。鄭氏謂卽中庸所云孔子經綸天下之大經。禮記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又孔子之教經也。孔教之

大經也。王充論衡書解篇。『聖人作其經。』
此之謂也。今人而不欲識孔子之教則已矣。
欲識孔子之教。必求諸孔子之經而後可。
董子重政篇曰。『義出於經。』今孝經千七
百九十八字具在。易經十二篇具在。書經二
十八篇具在。詩經三百五篇具在。禮經十七

篇具在。春秋經十一篇具在。孔門所論篡孔子精微之語具在。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大本。孝經也。」今人而不學也則已矣。而學也必由此矣。蓋義在於此。卽道在於此。道在於

此卽教在於此。非此無以認識孔子之教。認識孔子之教。而後能認識各道也。

漢書藝文志謂「諸子之術。各引一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相反。而亦相生相成。合其要歸。皆六經之支與流裔。」蓋彼各道。各有其類。各異其端。因其不同。不相爲謀。至孔

子之經。致中以綱紀之。致和以統理之。所以爲教也。而釋道耶回之道。皆可並行於教之中矣。故論語曰。「有教無類。」中庸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有教無類。孔子自道也。道並行而不相悖。子思形容孔子之大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知此而後能認識。

孔教。

前乎堯舜有羲黃。前乎文武有禹湯。皆古聖人也。皆有道也。孔子修之以中和而成教。魯春秋而外有晉乘楚檣杙。晉楚而外有百二十國寶書。皆古史也。皆記事也。孔子修之以詞義而成經。故孔子之業。在於修道立教。在

於修史作經。修史卽以修道。作經卽以立教。未修爲道。而旣修爲教。未修爲史。而旣修爲經。教爲孔子所立。經爲孔子所作。老子之道。未修也。故稱道。道也。非教也。道之不同也。故不相爲謀。而或相悖。至於孔子之經。則修各道以爲達道。達道者。無類之謂也。可以達之。

天下夫而後以爲教。故各道可以並行於此。教而不相悖矣。至於釋。至於耶。至於回。各有類也。皆有道也。果奉孔教。大道爲公。何類之有。並行而不相悖。知此而後能認識孔教。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道之各有類而不相爲謀者也。孔子修之以時中。無

可無不可。猶射之至且中。於是乎成教。成教則無類。無類則不相悖。一神多神。成仙成佛。皆是類也。可並行也。知此而後能認識孔教。老子道德經凡八十一章。皆論道也。其於教則曰「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之。」第四十章夫老子以不言爲教。則其不立教之名也明矣。

惟中庸明言「修道之謂教」則立教之名也亦明矣。此名立於孔門。所以昭明孔子之德。則教爲孔子所以成功業之名。勿明矣。至於拉丁文之 *Religio* 譯者或假孔名教字以易之。其義尙未相當。卽曰相當。究竟並非教字。蓋教之名立於孔門也。爲孔子所以成功

業之名也。然老子之道。拉丁文之 *Religio* 皆可並行於孔子之教而並行也。知此而後能認識孔教。

今俗所謂宗教者。係屬譯言。拉丁文 *Religio* 英文 *Religion* 世

俗或謂孔子非宗教家。夫孔門誠未有宗教名目。但佛耶等宗教之類。孔經亦具矣。易觀

卦彖辭曰：「觀於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其大象
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此言各地方
民意各有不同，而各如其意，以神道設教，然
其神道出於一大之天，正與各地各行佛耶
等宗教脗合，則易經觀卦之教，孔所以統萬

世萬國宗教之類者也。若謂孔教之中無各類宗教之性質，決不可也。是故各宗教之道，皆可並行於孔教之中。

今俗所謂教育者，亦屬譯言。（英文 *Education*）雖孟子有英才教育一語，但今世所謂教育，皆師譯書，並非孟子所傳。然此譯來

之教育一類。孔經亦具矣。書堯典。「敬敷五教」爲舜命司徒之語。「教胥子」爲舜命典樂之語。此與今各國教育同類。則書經堯典之教。孔所以統萬世萬國教育之類者也。孔教之中。有各類教育之性質也。是故各教育之道。皆可並行於孔教之中。

今俗不知宗教教育兩類之外更有教化一類。此則孔教所獨有。譯名未之見。其名蓋出於孔子之聖言。孝經。一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

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乃孔子之聖言，託於先王而成立教化之名目。未見譯人亦有此名也。赫赫師尹，孔子立教也。民具爾瞻，化成天下也。此爲孔門獨有之類，而可以統萬世萬國者也。孔教之中，此類爲中堅也。此類爲主也。司馬遷撰孔子世家贊，謂

「孔子布衣。學者宗之。」劉向撰戰國策序。謂「孔子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皆天下之俊。」孔子教化。始於此也。及至清季。距孔子二千四百年矣。而凡中國之人。稍識文字者。無不誦論語。則皆被孔教之化矣。論語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以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云。「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云。「不教而殺。謂之虐。」凡此諸教。或指一類。或包各類。要不得謂限於一類。世俗或武斷爲限於教育一類。則不識孔子集大成。

者也。

易坎卦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臨卦之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無
疆。」書禹貢曰。「三百里揆文教。」又曰。「
聲教訖於四海。」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
告。胥保惠。胥教誨。」多方曰。「天惟式教我

用休。」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祇德。」詩小雅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禮士冠禮之
戒賓曰。「願吾子之教之也。」又曰。「某猶
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士昏禮曰。「祖廟未
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春秋桓六年之穀梁傳曰。『修教明諭。』凡此諸教。或指一類。或包各類。亦不得謂限於一類。如武斷爲限於教育一類。又不識孔經之集大成者也。

禮記非經也。而亦有經說焉。王言。『雖有國焉。不教不服。』「教定是正矣。」虞戴德。『

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以天教于民。」「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保傅。「古者胎教。」「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

教之謂也。」「曾子大孝。」「民之本教曰孝。」「
本命。」「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
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曲禮。」「聖人作
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廣谷大
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
易其俗。」「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樂
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有發。則
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禮器。」「天道至教。
聖人至德。」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

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出入
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一郊
特牲。一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一樂
記。一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
革之射息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
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
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祀乎明堂。所以教
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

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一祭統。一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

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一經解。一孔

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䟽通

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一「禮之教化也微。其止人也於未形。」坊記。一「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

教敬也。」緇衣。「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大學。「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鄉飲酒義。「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出弟。民入孝。出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

安也。」凡此諸教。或指一類。或包各類。又不得謂限於一類。或以限於宗教一類。固非。若武斷爲限於教育一類。尤不識孔教之集大成者也。

論語。「子曰。有教無類。」蓋孔子自謂無論何類。如易經之教。書經之教。孝經之教。皆孔

類

子所有。不囿於類也。故今俗所謂宗教。不論何類宗教。皆孔子所有。謂孔子限於宗教一類者。非謂孔子絕非宗教類者。亦非。蓋皆不識孔子之教之集大成也。

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又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夫所謂聖人之教。非孔子之教乎。若謂孔子有道而無教。更謂釋道耶回纔是。

教則此所稱聖人者。誰歟。釋道耶回之道。世俗猶謂之教。而孔子聖人之教。兼天人。切施用。內聖而外王。而疑其非教。則惑也。孝經又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此皆孔子所立之教綱也。民之父母。教之主也。至德順民。大矣哉。然其施教之方。一本於天地最貴之人性。人性本於天。故郊祀

乎天。至宗祀上帝而致四海來祭。爲聖人無
加之德。以此立聖人之教。卽以此化天下之
民。故孝經千七百九十八字。孔教之大本也。
行此教也。可以通於神明。可以光於四海。可
以無所不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知此則認識孔教矣。

今人又或繆譯西洋之名。謂孔子爲政治家。爲教育家。爲哲學家。爲文學家。爲道德家。爲宗教家。此皆歐化者爲之。求諸孔門。無此名也。而求諸孔經。皆有其實矣。然皆道之各端。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也者。一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一

貫伊尹伯夷柳下惠之道。一貫諸子百家之道。而歐化者所指政治教育哲學文學道德宗教諸端。無不一貫於其中矣。一貫而爲孔子之吾道。吾道者。何道也。達道也。孔經之道也。惟其一貫。故和而後各道之各端無異。和而後各端不同之道。皆無不相爲謀之偏。

勝。此爲孔子修治各道之所成。卽孔子所云
吾道者是也。孔子以此吾道作經立教。卽中
庸所云修道之謂教。天下可宗。家云乎哉。知
此則認識孔教矣。

孔子之教。以教化爲中堅。化者。化民也。用其
中於民而化之也。孝經所云教之可以化民

者是也。說文「化，教行也。」蓋上施之爲教，而下效則爲化。化民也者，教行於民之謂也。孔子以天下之達道爲教，以之行於天下之民而爲化。建中於民，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位天地，則凡各宗教以及其他教育政治之類，凡形上之道皆得並行矣。育萬物，則凡各科

學以及農工百業凡形下之器皆得並育矣。
故孔子之教本於聖人之道洋洋乎可以化
成天下。

易觀卦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
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矣。夫下觀而化而天下服。孔教之成效已著。二千四百餘年以來。由洙泗而鄆魯。由鄆魯而齊楚。至秦漢以降。化行東亞。其成效也。今東亞自崑崙以至於海洋。孰非被孔教之化乎。而中和之爲用。行將化成天下。何以知之。以其能大同知之。漢書律歷志

曰。「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書洪範曰。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大同。」同軌同文同倫之天下。此教可以化
成。

易賁卦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又曰。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文明以止。中

和之爲用也。止者止於至善也。此孔子修道之教也。而可以化成天下。易離卦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夫重明以麗乎正。中和之爲用也。重明者。明明德也。此孔子修道之教也。而可以化成天下。惟孔子之教。可以化成天下。因其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而可以大同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孔子之教，大本具於孝經。達道則始於詩經。自二南以夫婦始，至三頌以天人終，而教化備矣。讀毛詩之序，可以窺見一斑也。序云：「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一又云。一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一蓋
自關雎形君子淑女琴瑟鐘鼓之樂。至長發
美聖敬日躋上帝是祇之誠。教化備矣。造端
夫婦。察乎天地。可以大同天下也。而書禮易

春秋皆具有大同之道。深於其學。自能知之。
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

中庸一篇。子思作之以昭明孔子之德。而一
尊孔子爲至聖。再尊孔子爲至誠。乃曰「唯
天下至誠爲能化。」言能化民也。致中以一
貫。各類不同道之各異端。而綱紀之。致和以

一貫各類不同道之各異端而統理之。故唯孔子至誠爲能化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焉。始也。洋溢乎魯。繼也。洋溢乎秦漢。今也。洋溢乎中華矣。施及蠻貊。而蠻貊亦中國也。至於血氣尊親。配天告成。在此教也。故史記孔子世家索隱謂爲教化之主。

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夫曰上天之載。則耶回可並行矣。曰無聲
無臭。則釋道可並行矣。孔子之教之化民也
如此。至聖也。至誠也。故子思曰。「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蓋孔子之教。好古曰述。衣錦
尚絅。文不著爾。淡而不厭。闇然日章。至誠之
道。可以前知。教化之主。亦豫言也。待其人而
後行。篤恭而天下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一豈惟民
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
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也。夫賢於堯舜。則集大成而教立。

也。莫之能違。則血氣尊親而化行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則至聖至誠而爲教化之主也。檀弓載孔子沒前七日語子貢曰。「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漢書藝文志謂「諸子十家。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夫明王

興而天下宗。諸子皆股肱而六經可折中。故
爲教化之主。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載於論語。文學
哲學道德政治教育宗教無所不包矣。而或
猶謬爲非教。豈不悖哉。劉向說苑載「東郭
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夫子

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夫修道以俟天下。而來者不止。足見當時
之化已廣矣。賈誼新書六術篇云。『先王爲
天下設教。以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孝
經鉤命訣。『子曰。順遜以避災禍。與先王以

託權。」荀子解蔽篇謂「孔子足以爲先王。」淮南主術篇則謂「孔子專行教道以成素王。」蓋孔門傳說孔子託先王以作經。爲素王。秦漢學者無不皆然。雖賈逵亦云孔子立素王之法。下至東漢末葉。鄭康成六藝論猶云。「孔子旣西狩獲麟。自號素王。」則其

修道立教而爲教化之主。豈不甚明也哉。況
賈誼明言爲天下設教。且漢書儒林傳亦謂
「孔子以聖德立先王之教。」貢禹傳謂「
禹以爲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夫孔子立教而天下折中焉。其爲教化之主。
又豈不甚明也哉。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孔子之教臨下普遍似天而無不覆。思慮深重似淵而無不潤澤。蘊畜聖德應時而出以見大德之敦化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夫可與天地參者。非教化之主乎。董
子奉本篇曰。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
敬無窮。此卽溥博淵泉之義。流深之水不
測。喻教之化也。尊至之敬無窮。喻教之主也。
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易恆卦之

彖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我中華之成爲大國。沐孔子教澤也。歷秦漢晉唐宋元明清。未之息也。如雷之動乎上。如風之行乎下。出震齊巽。爲國教久矣。果能立不易方。化成無息。寢假導世界於大同。進天下於太平。可

豫卜也。

中庸。一子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

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孔疏謂「此孔子微自明己之意。」夫本諸身而徵諸庶民則修道之教之可以化民也考諸三王而不繆集大成也建諸天地

而不悖。一以貫也。質諸鬼神而無疑。天且弗
違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莫之能違矣。世
爲天下道。世爲天下法。世爲天下則。教化之
主也。有望不厭。無惡無射。化行天下也。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與天地相終始矣。尊親配天。
其在此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孝經鉤命訣。「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明王興宗之矣。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今溯孔子降庭。二千四百九十年矣。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以其時考之。將五五百年。此篇之作。
應時而出也。豈好辯哉。不得已爾。

孔子之教。本諸身。故學者亦當以修身
爲本。哀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子不可
以不修身。其爲天下國家之九經。修

身居第一。故爲政亦以修身爲本。曾子作大學亦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內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外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壹以此身爲樞紐也。修身

在於篤實踐履。子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易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服膺孔教者。所宜勉強而行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以一誠行三達德。故又以誠意爲本。誠意以修身。士之本分也。士而後可以希賢。賢而後可

以希聖。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時

出附識。

尊孔重在反經。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

慝矣。反經重在修身，修身重在爲己。子曰：古之

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孔安國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桓榮曰：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

己者因心
以會通
服膺孔教者。尤宜隨時自反。時
出又識。

孔子之經 無時間性

孔經立教 萬世可行

孔子之經 無地方

孔經立教 天下可



#10

640422

全月八日

贈送